

中文版序

本書作為一個研究課題始於多年前，我尚在研究生院學習中國文學，同時也閱讀英語散文詩。當時，我喜歡以紀實風格的「見證詩歌」著稱的詩人卡羅琳·佛雪 (Carolyn Forché)，也深愛羅素·埃德森 (Russell Edson) 和本·馬庫斯 (Ben Marcus)，他們三位都以超現實、時而風趣好笑時而出人意料的散文篇章見長。那段時期，我也在寫一些關於奇異電影的詩歌，比如下面這首：

醫療驚悚

臧棣 譯

這電影有關那種駕駛車輛或某種東西的人。接近高熱般狂亂，形狀模模糊糊，事故現場傳出碰撞的脆響，它沒法再快了。劇場裏的溫控器指針輕晃在華氏103附近，銀屏變得昏暗，幻覺產生了：我們都失去了寶貴的東西，比指甲還小的東西，我們必須爬來爬去尋找它。影院的地板越來越黏滑，將我們牢牢黏住，觀眾的掙扎安靜下來，剩下的所有聲音都匯集在大腦的脈衝裏。它慢慢捲成鼓狀物：當它下沉到意識深處，電影又開始抓緊它，晃動它。引座員在觀眾周圍走來走去，一些人深受感染，被情節不幸地吞沒了；而另一些人身體抽搐著，像個死結，接著飛炸成抗生素的榴霰彈。

當時我需要一個博士論文課題，最初的幾個想法都不夠理想。我研讀過魯迅的《野草》（它至今仍是我最喜愛的散文詩集之一），所以考慮，《野草》出版八十多年之後，也許我可以找到一些當代中國的散文詩進行翻譯和討論。我以此寫了論文開題報告，然後飛往北京去做我們稱為「田野調查」的工作。假如我當時留在普林斯頓大學，尋找自己預期的詩歌，應該是輕而易舉的；我可能會寫出一本關於臺灣詩人商禽的書。但我一到中國內地就有了截然不同的發現。

北京的老師和朋友們都說，內地的散文詩熱潮已過，他們為我提供了更早期的重要詩人名單，並建議我研究長詩而不是聚焦短詩。他們告訴我，當時的散文詩主要在學校廣泛流傳，而不是像我喜歡的很多其他中文詩歌那樣發表於民間雜誌。他們問我，最初因何想到這個課題，我羞於承認是因為自己在普林斯頓時必須提前定下研究計劃，而且撰寫論文開題報告時我對他們所說的情況一無所知。

如果有機會重新來過，我不會改變這項論文課題或論文涉及的廣度。與我之前熟悉的詩歌不同，我在中國散文詩中發現了無比複雜而且層次豐富的歷史、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謎團，以及許多既出人意料又很有意義的詩篇。在某種意義上，我完全改變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到訪益陽和成都，閱讀匯編合集而不是個人詩集，調查社會主義文學史——但在另一個層面，我從未真正適應這些全新的現實情況。我仍舊在尋找強烈、驚艷、奇妙的體驗，仍舊試圖對每一篇詩歌進行仔細的審視和閱讀，這是學術訓練的習慣使然。我在所讀的散文詩中發現了詩歌之美，也開始看到散文詩體裁的變幻無窮之中所蘊含的美感。

本書的價值或在於它欣賞並參與了散文詩體裁的變化（我所指的變化既包括散文詩本身的變化，也包括散文詩對散文的改變）。這裏的欣賞和參與跟我自己的居間狀態及自我轉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並非來自這些詩歌作品的故鄉，我無法預知或直覺感受中國文學運動的主流共識。我所感知到的，以及本書所感知到的，均來自從一處到另一處、從一段歷史到另一段歷史、從一個傳統到另一個傳統之間遊走的經歷。我希望，這是一種有益的知識與理解。

本書因遊走而完成創作，所以我要向所有幫助我在故鄉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和中國文學世界之間遊走的人致敬。首先，我要感謝譯者麥熙雯，她為這部書稿傾注了心血。我自己也是一名譯者，深知本書也是麥熙雯的著作，無論她本人是否同意：她的翻譯時常令我的語句更清晰易懂，更嚴謹，也更具邏輯性。我也要感謝家人，他們都是旅行者，深深影響著我：我的父親是一位法國文學教授；我的母親，在我們給她片刻安靜的午後，愛讀比利時作家西墨農的法語小說；我的二哥 Ben，能說三到六種語言；大哥 Chris，曾在法國學習烹飪；姐姐 Jennifer 的旅行經歷比我們任何人都豐富，她將快樂帶到世界五大洲。

我開始學習中國文化的時候還非常年輕。我的語言學「父母」是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中文老師們，特別是牧之筠、吳鳳濤和梁霞老師。我的中文口音受到他們的影響，我對中國這個地方形成的最初印象也來自他們。牧老師的堅強溫暖，吳老師的風趣幽默，以及梁老師的同理心都讓我受益匪淺，幫助我獲得了對中國很多地區的了解。他們在聖路易斯可能也有格格不入之感，我很幸運地在想要離開故鄉的時候遇見了他們。

最後，我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支持中文版的出版，並幫助我修改和提升書稿的內容。香港是一個很多人處於居間狀態的地方，能和香港的各種知識分子一同工作，共同思考、閱讀、寫作、探索新問題，我感激不盡。

安敏軒

2026年5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致 謝

本書是一群無私奉獻的老師和朋友們的共同成果。他們不斷支持我，促使我的研究和寫作精益求精，唯一獲得的回報是可能為中國文學研究添磚加瓦。本書的寫作離不開林培瑞 (Perry Link) 教授的智慧洞察、慷慨相助和細心關注。我也對王平教授的才華與耐心以及奚密 (Michelle Yeh) 教授的專業知識和遠見卓識心懷感激。普林斯頓大學以及海德基金 (Donald and Mary Hyde Fellowship Fund) 的資助使我得以在2008年到中國展開研究工作。在此期間，姜濤教授的支持、黃永建教授的博學與經驗、吳曉東教授的幫助、臧棣和張桃洲教授的指導、北京大學胡泳的友誼和風度、燕子的判斷與洞察力，都讓我受益匪淺。在燕子的幫助下，我收集到大量中國散文詩影印文集，目前在紐約州大概沒有人比我的收藏更豐富了。

本書英文版第一章包括柯夏智 (Lucas Klein) 翻譯的西川詩作〈題王希孟青綠山水長卷《千里江山圖》〉，出自2012年英譯本《蚊子誌：西川詩選》(*Notes on the Mosquito: Selected Poems*)，得到新方向出版社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的轉載許可。第三章第二部分源自我在湖南益陽《散文詩》雜誌社的經歷，馮明德、鄒岳漢等前任與現任編輯老師讓我感受到他們的熱心、開放與感性。在

四川，《散文詩世界》雜誌主編宓月以勤勉的工作和樂觀的精神讓我受益良多。我參加了康奈爾大學白安卓 (Andrea Bachner) 教授組織的一次寫作工作坊，得到的修改意見使第三章得到了實質性改善。第四章的寫作離不開劉劍梅及其父親劉再復教授，他們異常慷慨地為我付出時間和精力。第五章源於跟王平教授一起對〈懸棺〉的一次徹頭徹尾的顛覆性的文本細讀，也要歸功於戴邁河 (Michael Day) 提供的珍貴資料，還得益於與歐陽江河整整兩個下午的愉快討論，期間不乏他對我研究的糾正和考查。第四和第五章的初稿是在普林斯頓國際與地區研究學院 (Prince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的資助下完成的。

此外，要深深感謝各位師友，包括博哲銘 (Jim Bonk)、柯雷 (Maghiel van Crevel)、韓瑞 (Eric Hayot)、Daniel Heller-Roazen、胡明曉 (Mick Hunter)、柯夏智、羅福林 (Charles Laughlin)、魏樸 (Paul Manfredi)、Susan Stewart、王幅明、熊輝、葉敏磊和張曉紅等。儘管本人未必意識得到，他們都為我完成本書提供了莫大幫助。

第二章部分內容曾刊登於《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感謝期刊編輯和評審人的悉心指正。我曾在2010年美國落基山現代語言學會 (Rocky Mountain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年會就第一章部分內容發表演講，在2011年現代語言學會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年會就第四章部分內容發表演講，在2012年亞洲研究學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年會就第二章部分內容發表演講。第三章最後一節的論點脫胎於杜克大學的一次會議，這部分思考隨後成文，收入《牛津中國現代文學手冊》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每一次論文發表和演講，專題討論小組成員、編輯以及其他與會者都提出了寶貴的建議。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非常幸運地得到家人的支持，特別感謝我的太太和人生伴侶Emily Fridlund，她不厭其煩地詳細閱讀了無數草稿。希望本書沒有辜負她的付出，也沒有辜負所有我提及或未提及的曾給予幫助的朋友們。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